

ཀྱུ་བོད་མཁའ་མཁའ་འཁོར་འཁོར་གྱི་སྐྱུ་ཚལ།

西藏艺术研究系列

早期汉藏艺术

(法) 海瑟·噶尔美 著

熊文彬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西藏艺术研究系列

早期汉藏艺术

(法) 海瑟·噶尔美 著

熊文彬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ཀུ་བོད་མ་མའི་དུས་ཀྱི་སྐུ་ཆ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汉藏艺术 / (法) 海瑟·噶尔美著; 熊文彬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12
(西藏艺术研究系列)
ISBN 7-5434-4124-1

I. 早… II. ①噶…②熊… III. ①汉族-艺术史
②藏族-艺术史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326 号

西藏艺术研究系列

早期汉藏艺术

(法) 海瑟·噶尔美 著 熊文彬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14.75 印张 192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9.10 元

ISBN 7-5434-4124-1/J·221



《西藏艺术研究系列》出版缘起

近十多年来,由于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作为西藏文化综合载体的西藏艺术,逐渐认识到那些蕴涵着智慧与慈悲美学理想的艺术作品,给了我们一把打开藏传佛教义理与藏民族精神世界水乳交融奥秘的钥匙。因为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宗教义理的阐释不能替代我们对藏民族精神世界和审美意向的探求;而研究一种宗教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探究隐藏在这种宗教背后、沟通宗教义理和信仰者之间思维联系的介质,它的外化体现为以图像形式表现的宗教艺术;虽然有自己的造像规范,但艺术作品形象塑造的特点决定了宗教艺术品不像文献经典那样完全拘泥于仪轨而难于变化,而是基层信仰者对宗教义理所作的形象化阐释,从而使得宗教图像的表现方式本身包含了普通人对宗教义理的认识。对宗教艺术的研究是一种宗教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宗教研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作为北传地域佛教的藏传佛教更是如此。从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教授开始,有很多著名的藏学家通过分析艺术作品进行西藏历史宗教的研究。最近几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国内外藏学界一些原本从事西藏宗教、历史和语言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西藏艺术的研究,反映出西藏艺术研究的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综观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与藏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整个的西藏艺术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最近二十年来,西文出版的有关西藏艺术的画册洋洋大观、为数不少。然而,早期出版物除去一些为博物馆和特定展览编辑的图录,真正意义上的西藏艺术画册并不多见。进入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水准

的作品图录。例如贝桂恩编《喜马拉雅的神灵和鬼怪：喇嘛教艺术（吉美博物馆藏西藏艺术图录）》（1977年）、巴勒编《西藏艺术：洛杉矶郡立博物馆藏西藏艺术品图录》（1990年）、莱因和瑟曼编《智慧与慈悲：西藏神圣艺术》（1991年）、比奥特洛夫斯基编《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10~13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1993年）、辛格等编《早期卫藏绘画：大都会博物馆展览图录》（1999年），以及莱因和瑟曼编《变幻的世界：智慧与慈悲的西藏艺术（美国罗宾基金会收藏西藏绘画图录）》（1999年）等等，其中以《早期卫藏绘画》最为出色，图录收藏了散见于西方博物馆11~14世纪一些著名的卫藏唐卡；巴勒所编图录则包括了杜齐教授本世纪30年代在西藏获取的唐卡作品；黑水城的图录又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早期西藏绘画的一扇窗口。需要指出的是，西文出版物中有相当数量的收录拉达克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画册，为我们了解11~12世纪前后西藏艺术的真实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最近的画册是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教授金伯格所编《塔布，古格王国的明灯：早期西部喜马拉雅地区的印藏佛教艺术》（1997年）。

从研究方面来看，杜齐教授于本世纪30至40年代出版的四卷本《印度—西藏》和《西藏画卷》以及1973年出版的《西藏考古》等著作奠定了西方西藏艺术研究的雄厚基础，至今仍然无人超越。此后几十年也有一些颇具学术水准的著作，如1975年出版的海瑟《早期汉藏艺术》和1984年出版的巴勒《西藏绘画》。然而，由于当时早期作品例证的缺乏，包括杜齐教授的著作在内，先前出版的有关西藏艺术的论著中的很多结论都需要重新探讨。近几年随着大量早期西藏艺术品流入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手中，这些作品的出现改变了西方西藏艺术研究的面貌。研究西藏艺术史的学者可以勾画出从吐蕃时期到19世纪整个西藏艺术发展的较为清晰的脉络，从中离析出其间错综复杂的风格流派的主干与枝杈，确认西藏地方艺术流派的起源与发展。出现了一批专注于西藏艺术研究的学者和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研究论著。如研究吐蕃时期汉藏艺术关系的瑞士的阿梅·海勒、美国的莱因、法国的斯托达特·海瑟；重点考察11~14世纪卫藏绘画的美国的辛格、亨斯、斯迪文；聚焦11世纪前后卫藏早期寺院的意大利的威他利（《早期卫藏寺院》，1990年）；分析黑水城及中亚藏传绘画的俄罗斯的萨默宇克；重新审视东印度波罗绘画与藏传佛教艺术中忿怒相神灵图像及其风格发展演变的美国的罗勃·林诺斯（《早期印藏佛教中的忿怒相神灵》，1999年）等等。汉堡大学教授大卫·杰克逊在老一辈藏学家史密斯先生译注《知识总汇》的启发下，遍

寻藏文史料,对藏传绘画不同流派作了细致的梳理,撰成《西藏绘画史》(1996年),拓展了西藏艺术研究的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国家大力保护西藏文物古迹、抢救西藏文化遗产的文物普查工作紧密配合,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刘艺斯先生编辑的《西藏佛教艺术》,此书编者慧眼独具,收录作品广被征引。王毅《西藏文物见闻录》是对西藏文物考察工作的总结。进入新时期以后,十余年来我国出版了很多西藏艺术的图集画册。一些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拉不楞寺、塔尔寺及阿里古格遗址寺院等都出版了专门的画集和考古发掘报告,以西藏文管会编《古格故城》尤为出色;西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分地区的西藏文物志。阿里地区一些不为人知的石窟壁画,也逐渐公诸于世,如东噶石窟。专门的西藏艺术画集也相继编纂出版,如西藏文管会编《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华》、《西藏岩画》,西藏文联编四卷本《西藏艺术》,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文物》等。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的《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图版的发表,为我们了解藏传绘画与敦煌绘画和西夏藏传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例证。由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卷》将西藏壁画中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卫藏11~15世纪建造的中小寺院的壁画,如扎唐寺、夏鲁寺和白居寺等的壁画集中进行了展示。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数十年来出版了不少的西藏艺术的画册和个别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北京大学宿白先生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年)一书,作者分析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在内的河西地区和元代杭州藏传佛教遗迹的论述至为精彩),但学术意义上的西藏艺术研究在我国真正是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除了藏族学者按传统手法撰写的论著、考古文物的发掘、青海吐蕃时期墓葬文物的研究及一些翻译的国外著作外,大部分论著流于一般性的描述和介绍。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合作开始招收通晓藏语文的学生攻读藏传佛教美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拉开了我国培养高层次藏传佛教美术人才的序幕。一些从事藏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将西藏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若干著作,如藏族青年学者熊文彬所撰《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研究》一书;此外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出版的西藏艺术研究的论著。对西藏艺术的关注表明我国藏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对于我国年轻的西藏艺术研究者来说,我们站在一片新开拓的土地上,面临的任务非常严峻:例如,从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来看,很大一部分研究西藏艺术史的西方学者,从

根本上将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或者是东印度波罗艺术的一种变体，有意无意地忽略西藏艺术与中原艺术内在的联系。对此，我们有必要说明这样的事实，吐蕃前弘期艺术就受到来自中原汉地的强烈影响，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西藏绘画就是敦煌吐蕃绢画，其中融合汉藏艺术特质的独特风格引人注目，而且这种敦煌汉地风格在11~13世纪的卫藏绘画中都有表现，如艾旺寺、扎塘寺壁画。西藏唐卡这一艺术样式的发展同样是如此，汉地以宋代宣和装为代表的卷轴画对唐卡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现在是我国藏学界开始系统研究西藏艺术的时候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决定出版一套西藏艺术研究系列丛书，以支持扶助处于萌芽阶段的我国西藏艺术研究。在这里，“西藏艺术”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仅包括藏传佛教艺术，也包括西藏的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我们计划陆续地重点出版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国内外西藏艺术研究专著和藏传佛教造像学著作，以推动和繁荣我国的西藏艺术研究。

丛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丛书的选编者都是从事西藏艺术或藏传佛教研究的专业人员，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将我们国家的西藏艺术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为保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珍贵的文化遗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原版序言

海瑟博士的专著《早期汉藏艺术》(Early Sino-Tibetan Art, Aris and Phillips Ltd. Warminster, England, 1975年版)一书由藏族青年学者熊文彬(藏名嘉绒云沛)经长时间努力翻译为汉文,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本书的作者、译者乃至出版者都与我有深厚的友谊,责无旁贷,我应该讲几句个人的看法,交代一下此书翻译的缘起和经过,给广大读者提供一点信息。

1985年8月,在德国慕尼黑北郊一座古代城堡里召开了第4届国际藏学研究讨论会,二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会聚一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议间隙中,旅居德国、在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邦隆活佛送给我海瑟的这本大作。我与海瑟在1981年维也纳会议上相识。1983年她在巴黎接待了我,并陪我参观了卢浮宫、圣母院等名胜古迹;1984年我在北京接待过她和她那可爱的儿子。友人著作,见猎心喜,当即翻阅,十分高兴。在藏学界,人们都知道有这样几种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专著。

1.杜齐(G.Tucci,1894~1984年)的《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Roma,1949年,有由李有义、邓锐龄节译的《西藏中世纪史》汉文版本)

2.扎雅活佛的《西藏宗教艺术》(The Religious Art of Tibet,1977年,西德威斯巴登出版,1992年由谢继胜译成汉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刘艺斯的《西藏佛教艺术》(195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4. 文金杨的《藏族佛教木刻》（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后来又陆续出版过《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等各种专题画册，最近几年更有《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华》等巨型艺术画册出版，琳琅满目。这些著作都有很好的研究，阅读之下，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但是，以早期汉藏艺术的题材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海瑟博士确实是第一人。得到这本书后，我经常利用其资料 and 观点来充实我的教学内容。当时就希望能有个汉文译本，让更多的同道得以参考、利用。后来，熊文彬同志作为硕士研究生跟我研读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我就把此书交给他，让他作为参考书仔细阅读。文彬好学敏求，锐意攻坚，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但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文，而且查阅资料、核对图册，并把它译为汉文。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又有机会去西藏基层工作一年，他正好得以在拉萨地区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游弋，得其所哉！他随身带着此书的译稿，随时向人请教，反复核校，不断修改，及至全稿完成，用了二三年时间。睹其出版，也特别令我高兴。

我在阅读海瑟博士的这本大著时，留下了两点极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不同于西方某些作者，她明确认识到，并且主张藏族原来固存本土艺术，不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藏族艺术就是印度艺术的分支或翻版。藏族艺术绝大部分的确表现为佛教艺术，但是应该知道，没有本土条件，佛教何以能在西藏升华为艺术？何以能凭空产生这样一种成熟的藏族佛教艺术？今天，藏族佛教艺术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个性已为人们承认，这足以说明藏族佛教艺术是佛教在东传迁入藏区以后，与当地传统艺术（或者说苯教艺术）交融、吸收、结合而成的，因此，它富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浓烈的民族风格。以飞天造型为例，无论是人物造型、绛红的袈裟、轻盈美妙的伎乐，还是背景天地、浩渺苍穹、远山碧树、澄湖闪闪、白雪皑皑，都喷发着高原上浓烈的乡土气息。以藏族艺术中特有的民族气质、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来统驭或运载佛教，诸天护法、天王、伎乐及至佛陀、菩萨及其眷属都可发现藏族的民族烙印。事实上艺术上的民族差异和地区悬殊正是人类文化史的精萃所在。海瑟博士敏锐地看到这些，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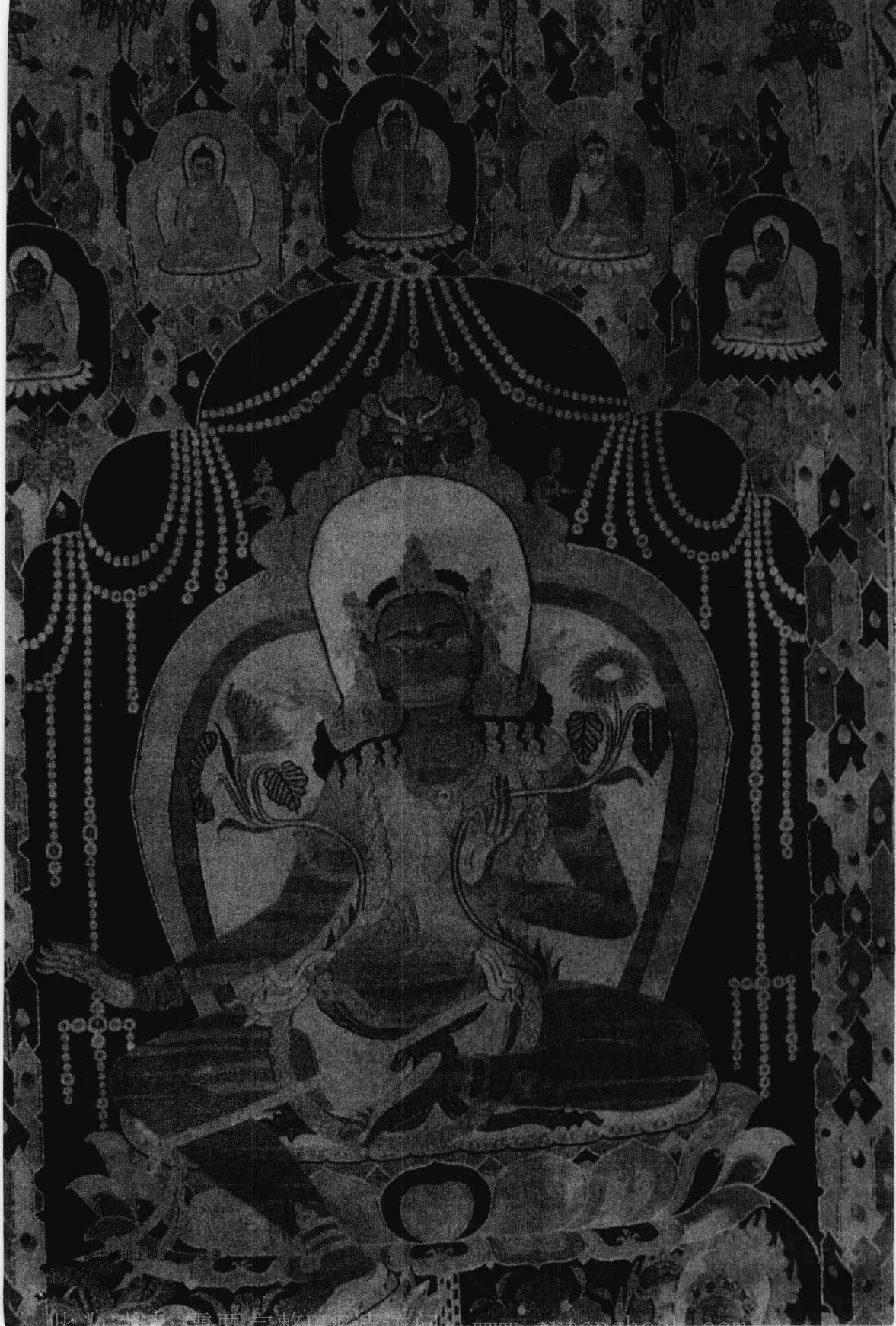
第二，强调了汉藏艺术上的交流，丰富和发展了藏族艺术。艺术既要保持民族的特点，又要有其他民族的借鉴，并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来丰富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提高到新的高度。有没有这种借鉴和吸收是大不相同的。从吐蕃时期的文化史来看，藏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

化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个向上的、朝气蓬勃的民族。就以文学（包括佛经文学和非佛经文学）的翻译来看就有极为崔巍的成就：翻译了绝大部分的佛教经典（其中有相当部分译自汉文），翻译了《尚书》、《战国策》等汉文古典著作，编了双语（梵藏、汉藏）对照词汇表，不难看出学者文人是多么热心于学习汉唐以来的文化瑰宝以迅速丰富自己并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海瑟能独具慧眼，认识到汉藏文化包括艺术在内的交流是藏族艺术非常重要的、飞跃发展的因素。也许正因为海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语文获硕士学位后，又从师藏族学者噶尔美先生攻读藏文，在她身上具有汉藏文化的双重修养，这本大著显示出她精深的修养和丰富的学识。欧洲的几位大有成就的藏学家如石泰安、毕达克和乌瑞都是藏汉兼通的学者，这决非偶然。我们从海瑟所列举的《西夏藏》木刻、《磻砂藏》木刻和1410年北京版《甘珠尔》、《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的图版观察到汉地和藏族艺术相互影响的史实，尤其是最后一章《永乐青铜塑像》的分析更是令人叹服。总之，海瑟博士的工作值得我们很好地认识、了解，汉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课题也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追踪。

借用两句古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奉赠海瑟博士，并感谢文彬同志的辛劳。

王 尧

1993年10月18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讲席



鸣谢

我衷心感谢那些给我帮助、提供建议和给予鼓励而使这本书得以出版的人们。门德尔—尼古拉夫人向我介绍的吉美博物馆精美华丽的敦煌绘画收藏品是目前这部研究著作的基础材料。紧接着，我要向玛丽—约瑟·莱立特表示特别的感谢，没有她耐心、善意的校正，最初的法译本不可能问世。R·A·石泰安教授渊博的藏、汉两种文化知识和他在材料方面向我提供的连续不断的帮助，大大推动了我的研究进程。A·麦克唐纳夫人对本书进行了严格的指正，澄清了许多问题，我对她的厚爱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尊敬的D·C·罗前教授帮助我翻译了大量的汉文文献。我还要向我的朋友、大英博物馆的杰西卡·拉森和罗德里克·怀特菲尔德博士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约翰·劳瑞在资料和信息方面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样，向为我核定《诸佛菩萨》出版复印件的吉美博物馆的M·奥柏耶、热心帮助我并从其著作《印度—西藏》中提供插图图版的G·杜齐教授、承允从其收藏品中随意使用木刻插图的J-P·杜伯斯克先生及给予西夏木刻复制品的列宁格勒的E·I·季卡诺夫教授、E·克林斯梯德博士和罗开什·钱德拉，还有给予鼓励和提供建议的俄亥俄州的约翰·C·享廷顿、帮助我解决日文困难的朋友今枝由郎和御牧克己等表示感谢。还有我的朋友、出版者安东尼·爱丽丝，在她的建议下，本书最富有成果的部分即第五章才得以写成。我还要向用自己的中国双鸽牌打字机帮助打印汉字的M·蒙哥马利和罗宾·克瑞尔，为打印好全文而付出长期艰辛劳动的苏珊·韦比和玛丽·路易丝表示特别的感谢。当然，要不是我的丈夫、我的朋友和老师桑木丹坚参·

噶尔美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即将完稿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他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本书中的大部分索引是他编纂的,而且《附录二》中的藏文无头体文字也出自于他的笔下。

全书上下贯通使用的汉文是用标准的拼音符号拼写的,甚至连诸如北京一类的地名也是这样处理的。藏文是按照不使用区音符号的英文转写系统转写的,同时,索引中的藏文是按照大写字母基字的顺序编排而成的。

海瑟·噶尔美

1974年9月



57	西夏刊
65	元刊
69	第二章 《磧砂藏》木刻作品
75	藏族僧人的袈裟
78	《影印宋磧砂藏经》中的八幅插图
83	第三章 1410 年《甘珠尔》插图
95	第四章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
109	第五章 永乐青铜塑像
111	历史背景
115	三“法王”和五“王子”



170	三、原著图版目录
183	四、参考书目
195	五、缩略语
197	六、译名对照表